

<<卿须怜我我怜卿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卿须怜我我怜卿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505727977

10位ISBN编号：7505727974

出版时间：2010-10

出版时间：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
作者：苏缨,毛晓雯

页数：211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<<卿须怜我我怜卿>>

内容概要

《红楼梦》里的诗词作品，凝聚了曹雪芹毕生的智慧和心血，佳句叠出，美不胜收，且饱含深情，寄寓深远。

本书是畅销书作者苏缨的最新力作，她从黛玉、宝钗、宝玉和湘云等人的诗词中精选了最美丽最感动的部分，逐篇鉴赏，以诗入情，情动处，仿佛穿透古今，将梦幻和现实联系起来，赏的是《红楼梦》，却更让人觉得在读我们自身。

作者清丽动人的笔法，书中彩色的精美插画，营造出一幅幅绝美忧伤的诗情画卷，让人永远也走不出。

<<卿须怜我我怜卿>>

作者简介

苏缨，著名畅销书作家。

出版作品有《纳兰词典评》《纳兰容若词传》《王国维点评红楼梦》《纳兰典评宋词英华》《一生最爱纳兰词》等，均是诗词类畅销书。

苏缨对古典诗词有着深厚的鉴赏功底，并善于以诗词来诠释现代社会的爱情，其清丽感性、温婉煽情的笔法，深得读者喜爱。

毛晓雯，毕业于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，出版作品有《纳兰容若词传》《唐诗的唯美主义》。

<<卿须怜我我怜卿>>

书籍目录

[卷一 黛玉的诗]花谢花飞飞满天，红消香断有谁怜秋花惨淡秋草黄，耿耿秋灯秋夜长眼空蓄泪泪空垂，暗洒闲抛却为谁半卷湘帘半掩门，碾冰为土玉为盆欲讯秋情众莫知，喃喃负手扣东篱无赖诗魔昏晓侵，绕篱欹石自沉音篱畔秋酣一觉清，和云伴月不分明一代倾城逐浪花，吴宫空自忆儿家桃花帘外东风软，桃花帘内晨妆懒粉堕百花洲，香残燕子楼[卷二 宝钗的诗]珍重芳姿昼掩门，自携手瓮灌苔盆怅望西风抱闷思，蓼红苇白断肠时诗馀戏笔不知狂，岂是丹青费较量桂霭桐阴坐举觞，长安涎口盼重阳白玉堂前春解舞，东风卷得均匀[卷三 湘云的诗]神仙昨日降都门，种得蓝田玉一盆别圃移来贵比金，一丛浅淡一丛深弹琴酌酒喜堪俦，几案婷婷点缀幽秋光叠叠复重重，潜度偷移三径中岂是绣绒才吐，卷起半帘香雾[卷四 宝玉的诗]酒未开樽句未裁，寻春问腊到蓬莱恒王好武兼好色，遂教美女习骑射芙蓉女儿诔池塘一夜秋风冷，吹散芰荷红玉影你证我证，心证意证霞绡云幄任铺陈，隔巷蟆更听未真[卷五 其他]疏是枝条艳是花，春妆儿女竞奢华桃未芳菲杏未红，冲寒先喜笑东风白梅懒赋赋红梅，逞艳先迎醉眼开赤壁沉埋水不流，徒留名姓载空舟昨夜朱楼梦，今宵水国吟汉苑零星有限，隋堤点缀无穷月挂中天夜色寒，清光皎皎影团团一夜北风紧，开门雪尚飘三五中秋夕，清游拟上元世人都晓神仙好，惟有功名忘不了

<<卿须怜我我怜卿>>

章节摘录

花谢花飞飞满天，红消香断有谁怜葬花吟花谢花飞飞满天，红消香断有谁怜。

游丝软系飘春榭，落絮轻沾扑绣帘。
 闺中女儿惜春暮，愁绪满怀无着处。
 手把花锄出绣帘，忍踏落花来复去。
 柳丝榆荚自芳菲，不管桃飘与李飞。
 桃李明年能再发，明年闺中知有谁。
 三月香巢初垒成，梁间燕子太无情。
 明年花发虽可啄，却不道人去梁空巢已倾。
 一年三百六十日，风刀霜剑严相逼。
 明媚鲜妍能几时，一朝飘泊难寻觅。
 花开易见落难寻，阶前愁杀葬花人。
 独把花锄偷洒泪，洒上空枝见血痕。
 杜鹃无语正黄昏，荷锄归去掩重门。
 青灯照壁人初睡，冷雨敲窗被未温。
 怪依底事倍伤神，半为怜春半恼春。
 怜春忽至恼忽去，至又无言去不闻。
 昨宵庭外悲歌发，知是花魂与鸟魂。
 花魂鸟魂总难留，鸟自无言花自羞。
 愿依此日生双翼，随花飞到天尽头。
 天尽头，何处有香丘。

未若锦囊收艳骨，一抔净土掩风流。
 质本洁来还洁去，不教污淖陷渠沟。
 尔今死去侬收葬，未卜侬身何日丧。
 侬今葬花人笑痴，他年葬侬知是谁。
 试看春残花渐落，便是红颜老死时。
 一朝春尽红颜老，花落人亡两不知。

——第二十七回《滴翠亭杨妃戏彩蝶，埋香冢飞燕泣残红》整部红楼，这是第一首让人哭出声的诗。

在青春埋葬青春，任花颜埋葬花颜，这世上还有什么比这更深沉、更刺骨的伤呢？

荷着花锄的颦儿，眉间微蹙的女子，每一念及这样的场景，那弱不胜衣的身体仿佛就要委蜕成蒙蒙的红雨，在“花谢花飞飞满天”的弥弥宇宙里和开的花、落的花、飞的花、葬的花一起，如一面一尘不染而又纤薄如纸的镜子，在心爱少年的心尖被哗啦啦地打碎了。

那碎片刺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，所以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都藏着她的影子，藏着自己的影子，在等待爱侣抱紧的时候任它刺出艳红的、浓烈的血。

痛，便真痛；爱，便深爱。

这是我们得自《葬花吟》的所有，美不够美，在你面前任你眼睁睁摔碎的美才是真美。

是的，美永远伴随着毁损，正如轻盈的花永远伴随着污浊的泥，正如骄矜的颦儿永远伴随着“一年三百六十日，风刀霜剑严相逼”的世界，正如白天的我永远伴随着夜晚的你。

尽管任何一个清醒的人都会嗔怪这样无常的宿命，但看得破又如何，谁又能从这无常的宿命里拈得一枝不谢的花么？

所以惜花总是轻薄语，葬花才是真惜花。

这个亘古相传的秘义只有故事中的人才能懂得，所以颦儿懂得，宝玉懂得，书中更无第三个人能够懂得，书外的你我究竟能够懂得几分呢？

我们若懂得，便也是故事中的人了。

这就是《葬花吟》，只属于颦儿与宝玉的私语。

我们看得到，却看不见；听得到，却听不见。

<<卿须怜我我怜卿>>

我们所知的全部，也仅仅是镜子碎片上倒映出来的点点滴滴罢了。

但就是这带伤的、带血的点点滴滴，便赢得了我们最真挚的仰视与最迷蒙的动心。

是的，当我们抽离出故事，站在世俗，我们便知道：虽说“文无第一”，但在所有的红楼诗词里，这首《葬花吟》却是公论的冠冕。

俞平伯先生这样评价它说：“千古红楼第一诗，伤怀唯有落花知。

锦囊艳骨犹无主，已是香丘月堕时。

”可以说，一部《红楼梦》的风骨，就在这《葬花吟》里得到了一次华丽无央的预演。

《葬花吟》用的是初唐歌行体，初唐诗人正是用这样一种体裁，以清灵的铺陈洗净了六朝的侈靡，其中代表便是张若虚的《春江花月夜》，被闻一多先生誉为“诗中的诗，顶峰上的顶峰”，而这样的一座顶峰在一千年来以孤高的姿态俯瞰了太多的追慕者，直到《葬花吟》的出现才“差堪与之比肩”。葬花主题得自明代历史上一位真实生活过的才女，据清人赵吉士《寄园寄所寄》引《弘雅堂外集》，吴江叶氏琼章月府侍书女也，卒后从泐师授记。

师曰：“既愿皈依，必须审戒，我当一一审汝，仙子身三恶业，曾犯杀否？”

”对云：“曾呼小玉除花虱，尝遗轻纨坏蝶衣。

”曾犯盗否？

对云：“不知新绿谁家树，怪底清箫何处声？”

”曾犯淫否？

对云：“晚镜偷窥眉曲曲，春裙新绣鸟双双。

”口四恶业，曾妄言否？

对云：“自谓生前欢喜地，诡云今世辨才天。

”曾绮语否？

对云：“团香制就夫人字，镂雪裁成幼妇诗。

”曾两舌否？

对云：“对月意添愁喜句，拈诗评出短长词。

”曾恶口否？

对云：“生怕帘开识燕子，为怜花榭骂东风。

”意三恶业，曾犯贪否？

对云：“经营绡帙成千轴，辛苦莺花满一庭。

”曾犯嗔否？

对云：“怪他道蕴敲枯砚，薄彼崔徽扑玉奴。

”曾犯痴否？

对云“抛弃珠环收汉玉，戏捐粉盒葬花魂。

”泐师遂授记。

这故事来得风趣，故事当中这位可爱而伶俐的女主角就是著名的明代才女叶小鸾，以诗语一一应答自己曾经犯过的佛戒，尽是一副小女生的娇痴。

其中痴戒犯的是“抛弃珠环收汉玉，戏捐粉盒葬花魂”，正是黛玉葬花之所本。

只是，黛玉葬花痴得哀婉，叶小鸾的葬花痴得娇媚。

佛家以贪、嗔、痴为三毒，叶小鸾坦承自己犯过痴戒，这痴却痴得可爱，卖掉了时兴的首饰，换来了古旧的汉玉，还捐出过脂粉盒子，郑重其事地埋葬了落花。

这样的痴戒，果然只有才女才会犯得，只有叶小鸾、林黛玉这样仅仅生活在精神世界里的极度敏感的小女子才会犯得，也只有贾宝玉这样天真、天然而不落俗流的少年才能懂得。

的确，最清澈的心只有另一颗最清澈的心才能懂得，就像只有江南小巷的秋天才懂得梧桐为什么叶落。

《红楼梦》甲戌本在第二十七回有这样一段批语，大意是说：“我读《葬花吟》再三再四，其凄楚感慨，令人身世两忘，屡屡提笔而不能写下批语。

有客人说：‘先生既不是宝玉，如何下笔呢？’

就算字字珠玑，怕也难遂颦儿（即黛玉）之意，还是等着看看后文吧。

<<卿须怜我我怜卿>>

”到了第二十八回，宝玉闻《葬花吟》而生出一番感慨，批语者于此写到：“宝玉听到这首《葬花词》，不去想炼句炼字与辞藻的工拙与否，只是想景、想情、想事、想理，反复追求，悲伤感慨，这是宝玉一生的天性，普天之下没有人比他更懂得颦儿了。

昨天阻拦我批点《葬花词》的客人一定就是宝玉的化身吧，若不是他，我便已作了点金成铁之人，笨甚，笨甚！

”宝玉是如何“想景、想情、想事、想理”的呢？

在《红楼梦》第二十八回，宝玉不经意间听到黛玉吟出的《葬花词》，分明已经由美想到了美的凋谢，由爱想到了爱的消逝，由今日的欢会想到了永恒的孤寂，由眼前的黛玉推及于所有亲密的、美丽的女子，推及于“终归无可寻觅之时”：话说林黛玉只因昨夜晴雯不开门一事，错疑在宝玉身上。

次日又可巧遇见饯花之期，正在一腔无明未曾发泄，又勾起伤春愁思，因把些残花落瓣去掩埋，由不得感花伤己，哭了几声，便随口念了几句。

不想宝玉在山坡上听见，先不过点头感叹；次又听到“侬今葬花人笑痴，他年葬侬知是谁？

”“一朝春尽红颜老，花落人亡两不知”等句，不觉恸倒山坡上，怀里兜的落花撒了一地。

试想林黛玉的花颜月貌，将来亦到无可寻觅之时，宁不心碎肠断？

既黛玉终归无可寻觅之时，推之于他人，如宝钗、香菱、袭人等，亦可以到无可寻觅之时矣。

宝钗等终归无可寻觅之时，则自己又安在呢？

且自身尚不知何在何往，将来斯处、斯园、斯花、斯柳，又不知当属谁姓？

——因此一而二、二而三反复推求了去，真不知此时此际如何解释这段悲伤！

正是：花影不离身左右，鸟声只在耳东西。

一个人在悲哀的境遇中自然很容易陷入悲哀的情绪，而在欢乐的顶点有时候竟也会生出一种刻骨的悲凉，这种悲凉比之前者往往深刻许多，因为它摆脱了切身的利害，而指向了人生的终极。

此时的宝玉便是这般，他突然间突破了凡人的眼界，在一个无限广大的时间与空间的尺度下关照自己眼前的、身边的一切，无论是黛玉、宝钗，还是斯园、斯柳，一向那么近，却突然那么远，他仿佛一下子跳到了另一个星系里，遥遥地打量着自己曾经生活过、也将要生活下去的这个世界，看见星移斗转，看见物是人非，看见他最舍不得的人都会老去，看见他最舍不得的物都会易主。

于是最美好的事物反而变成了最令人悲伤的，因为我们会晓得，今天有多爱，明天就有多痛。

我们永远知道“桃李明年能再发”，却永远不知道“明天闺中知有谁”；我们永远知道“明年花发虽可啄”，却永远不知道明年会不会“人去梁空巢已倾”。

人有生老病死，世有成住坏灭。

石头不挂心，花儿却萦怀；今日的绝色，能否逃过明日白头的一天？

于是我们甚至会生出这样的质疑：命运之所以在今天眷顾我们，就是为了在明天抛弃我们，它之所以给了我们那么多美好的事物，就是为了看我们如何失去它们。

但我们无力阻挠——我们劝不住花儿的如花陨落，挽不住颦儿的似水流年，施不出全部的好给挚亲挚爱的人，我们吟着“花开易见落难寻”，我们惧怕在最美的年华清醒地洞见了未来，我们同样惧怕那必将降临的未来忽然间不期而至。

于艺术，这是至美；于人生，这是至悲。

是的，我们若像宝玉那样在《葬花吟》的婉转里“一而二、二而三反复推求了去”，便只能看到宿命，还有那悲伤的、忍从的、无能为力的对宿命的屈服。

这样的资质，是“柳丝榆荚自芳菲，不管桃飘与李飞”的孤高；这样的命运，是“一年三百六十日，风刀霜剑严相逼”的凛冽；这样的结局，是“一朝春尽红颜老，花落人亡两不知”的凄凉。

于是，《葬花吟》作了颦儿的诗谶，也作了我们每一颗不合于俗的骄傲心灵的诗谶。

在一场注定的悲剧里，她扬着柔弱而略带几分骄矜的脸，荷着锄头，做着葬花这样一件“毫无意义”的事情。

于世人毫无意义，但于颦儿不然。

世人看来，花开易落而人力无方；在颦儿看来，纵然美质终归挽留不住，但人力所能为的，至少要让“质本洁来还洁去，不教污淖陷渠沟”。

她清醒地洞见着悲剧的结局，但依然执拗而“徒劳”地保持着孤高的姿态。

<<卿须怜我我怜卿>>

这是一种痴，一种高贵的痴。

黛玉吟得痴了，至于宝玉，“却不道这边听的早已痴倒了”。

.....

<<卿须怜我我怜卿>>

编辑推荐

《卿须怜我我怜卿:红楼梦诗词的绝代美丽和忧伤》是诗词典评畅销书作者苏纓的最新力作，其鉴赏古诗词的功力以及温婉煽情的笔法，在《卿须怜我我怜卿:红楼梦诗词的绝代美丽和忧伤》中得到淋漓尽致地体现。

与以往相关《红楼梦》诗词赏析书相比，《卿须怜我我怜卿:红楼梦诗词的绝代美丽和忧伤》采用的不是古板的注释和逐字逐词的解读，而是在通观大观园女儿国普遍悲剧命运的前提下，深入金陵十二衩人物情感和经历的核心，以他们的诗词来注解他们的人生，以他们的人生来解读他们的诗词，把情感的悲剧向度和诗词的审美向度和谐地交融在一起，散发着迷人的诗意和撩人情怀的悲剧之美，值得广大红学迷和古典文学爱好者细细品鉴。

<<卿须怜我我怜卿>>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